

WEN SHI SHI BEI

文史拾贝

刘庆祥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文 史 拾 贝

刘庆祥 著

梅 州 市 作 家 协 会 主 编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梅州文丛》编委名单

主编：古求能 罗青山

副主编：刘小青 钟利文 陈冠强

编 委：古求能 罗青山 刘小青

钟利文 陈冠强 黄莺谷

朱伟杰 詹亮升 闫恩虎

李凤婵 严立平 游 子

文 史 拾 贝

刘庆祥 著

梅州市作家协会主编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梅县程江彩色印刷厂印刷

厂址：梅县华侨城 电话：(0753)9013322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10.94印张 2000册

书号：ISBN962-450-659-0/D.40836

(1999)梅市准印字第076号

定价：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刘庆祥，男，广东省兴宁市人。曾任海丰县报副主编，南方日报记者，梅州日报副总编辑，主任编辑职称。是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学会会员，曾任梅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嘉应诗社副社长等职务。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从50年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曾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梅州日报、嘉应文学等报刊发表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等。近年来，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新闻评论写作，发表了一批随笔、杂文、历史小说等等作品。以历史题材写的随笔、散文、小说，针砭时弊，说古道今，熔历史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除新闻作品外，这本集子主要是蒐集随笔、散文、小说等作品出版。

春华秋实

——刘庆祥文集《文史拾贝》序

程贤章

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刘庆祥同志，离休后依然才华横溢，笔耕不辍。最近，他把近年新创作和挑出来的部分旧作，编辑成册，嘱我写序。这是他的谦恭，我为此有幸先读为快，受益匪浅，印象深刻难忘。

我虽然和庆祥共事多年，但那样系统拜读他的文学作品，还是始于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特色，都显示了老报人那厚重犀利的笔彩。有好些篇什，甚至令我受到雷击地震，总觉得，如果让我编报而庆祥搞文学创作，他会干得比我更出色。刘庆祥的基本功不是天赋，不是灵感，而是他博览群书，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在他的随笔中，引经据典，可说是信手拈来，如水乳交融，成为刘庆祥散文语言特色和亮丽的文彩，在谈到读书时，刘庆祥有一段自白：“总的说，我读书一是需要，二是喜欢，三是寻求高级享受，精神寄托。”我很欣赏他这一席话，读书读到这份上，就是达到了一种境界。

这本集子包括“潮头凝思”、“说古道今”、“生活寓情”、“微雨闲花”四部分，也可以说是四个命题。“潮头凝思”主题严肃，笔锋犀利，可谓针砭时弊，对不良风气拍案而起，对腐败现象以笔当枪，犹如当年鲁迅杂文的匕首投枪。我劝新人仕途的年轻同志花点时间

读读《浊水换清流》、《当官的镜子》、《忠言和谗言》、《官场的吃风》、《拍马与做官》、《贤内助与钱内助》，读后，你也许身受电击，大汗淋漓，你也许如梦初醒，精神为之一振。要知道，这是刘先生从事新闻工作写出来的警世恒言。读者不妨仔细阅读《贤内助与钱内助》，阁下如果进入仕途，或当了一官半职，无妨对照对照你枕边的夫人，是贤内助呢还是“钱内助”？阁下务须擦亮眼睛。

众多读者可能比较喜欢“说古道今”和“生活寓情”。文坛狂人文坛怪人读者亲眼目睹的不多，但道听途说的一定不少。我看完这些篇什后，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作者写道：

“狂，是一种愤慨的表现，也是真性的流露。这些文人多数是在政治旋涡中挣扎，甚至受到迫害和各种折磨，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用酒来消解浓烈的悲剧意识，从而获得超然的宇宙的意识，与情理的自然和实体的自然冥然合一，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三杯落肚，狂性勃发，真情就流出来，说出了人们不敢说的话，做出了人们不敢做的事。到了这份上，性格解脱了，艺术也解脱了，自由得任由驰骋，酒气纵横，诗情勃发，创造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对“狂”作了新的阐述：

“文坛狂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特性各异，因之，狂得各有特色。屈原的狂是一种爱国爱民的悲鸣和绝望，阮籍的狂是放浪形骸，消极的对抗，张旭的狂是追求艺术高峰的自由抒发，李白的狂是恃才傲物，蔑视权贵。尽管特性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精神上极其自由，不受拘牵……虽然狂叫，却反而更能表露出作为人的品质和真实。这就是一切文坛狂人的共性。”

一篇文章的内涵和文化积淀，就象一枝令箭荷花从池塘展示在观花人面前。啊，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都是人类最悲哀的群落，我真盼望刘庆祥对狂士的同情和确切描绘，能化解我们中国狂士心中的抑郁与哀愁。

当然,刘庆祥的文章也有使人微醉,慷慨高歌的篇什。《微醉足矣》《文人的花癖》,令我多次捧读,不忍释手。刘庆祥写道:

“……酒是可喝可不喝的。即便时代而论,现在也不是大喝特喝的时代。我认为,喝酒喝得大醉没有多大意思,微醉才是最高境界。似醉非醉,大脑仍然清醒,就可放杯了。微醉是一种境界,超脱,潇洒,浪漫……步入佳境。邀三朋五友,三杯两盏淡酒,几味合口之菜,聊天下之事,海阔天空,确是一种享受。”

我平生与酒无缘,没有微醉的体验,更不知道苏东坡与客家娘酒有关。但我却完全赞同刘先生的微醉说——微醉是一种境界,超脱,潇洒,浪漫,步入佳境。这样饮酒,确实充满“禅机”。我很希望有一天步刘先生微醉后尘,领略一下酒精酿造的潇洒人生。

《文人的花癖》笔墨很轻松,花为美,花为媒,种花育花,赏花踏花,探花咏花,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代文人雅士与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嗜花成癖,和酒文化一样,花文化也很迷人。可以说,它比酒文化更具广泛性,至于它的美学价值,却是酒文化远难相比的。刘庆祥说:“生活中如果没有花,那是不可想象的枯燥”。这就是刘庆样的美学观,也是《文人花癖》一文的主题。珠三角的陈村,是中国著名的鲜花基地。花的出口为花农带来港币和美钞。可见,种花赏花不但是人类对美的追求,而且可以换取可观的经济收入和外汇。所以种花在珠三角,已进入平常百姓家了。

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将谈谈刘庆祥收在集子里的历史小说。

我写过四百万字的短篇、中篇、长篇,却没有涉足“历史小说”这方圣土。我写的《围龙》,开篇是写我的老祖宗程曼公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率家族南迁沿途的艰难与悲壮。这一章在梅州日报发表后,来信来电纷纷,只黄火兴兄就给我两封信,从历史学的角度批评和纠正若干谬误,花城刘钦伟先生只好请来几位知名历史系教授认真校阅,使得我对历史小说左顾右盼,再也不敢知难而进,和庆祥比较,我简直是个懦夫。

刘庆祥有三篇历史小说收在集子里，第一篇《沈园情》是写南宋诗人陆游的爱情悲剧。陆游和表妹唐婉，自幼青梅竹马，年岁渐长，童稚的倾慕逐渐发展为爱情。他们的结合恰是“郎才女貌”，但这桩亲事受到陆母的反对。以后勉强成亲，陆母仍坚决反对。只为一杯茶不慎掉在地上打碎了，陆母便斥骂唐婉“忤逆婆婆”，大骂陆游“娶了妻子忘了娘”，陆游终于一步步退却，忍气吞声，让舅父带唐婉离家。

庆祥写陆游这一爱情悲剧，笔墨凝练，倾向性明显，行文中充满“画外音”。但作为人物刻画，这悲剧酿成未必都是陆游的责任，陆游的优柔寡断更是内在的原因，或者是主要的原因。读完《沈园情》，我不禁仰天长叹：“天啊！我们崇敬的诗人陆游。”

《鹅湖会》情节、人物都比《沈园情》复杂。既描绘了辛弃疾、陈亮的爱国情怀和战斗的友谊，也刻画了叛国之贼党怀英的丑恶嘴脸。在刘庆祥笔下，辛弃疾成了武士，将军，侠客，功臣，辛词倒成了辛弃疾伟大人格的“光环”。从小说创作角度探讨，作者跳出了历史的脸谱和真实事件的局限，塑造了与史料不尽相同的又为广大读者欢迎的性格鲜明的爱国诗人辛弃疾，既陌生，又熟悉，既失真又神似的可敬可爱的爱国诗人，真可谓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这是刘庆祥创作上的一次飞跃，一种自我超越。

《吴用下岗》被作者称为“故事新编”。我认为：这篇作品真正达到“古为今用”的新境界。作品语言生动，形象，洗练，充满黑色幽默。吴用是知识分子，是“智多星”，但在商品大潮中他有什么才干？他处处受到梁山好汉的排挤，最后还多靠西装革履的李逵派他去牛场管理所当经理。吴用——无用，在市场大潮中，多少下海的知识分子早被淹得奄奄一息上不了岸。刘庆祥辛辣地把吴用衣服全剥光，让他全裸曝光，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给读者一次阅读心理的满足。

我觉得，无论是刘庆祥的散文，随笔，历史小说，都有浑厚的历

史感，具有学者型的品位。在我阅读梅州作家的众多作品中，我最喜欢刘庆祥的风格和他圆熟老辣的文笔，从他的作品中，是否可以说，老姜辣，辣老姜。

春风化雨，春华秋实，刘庆祥可以说已进入文学无冬的境界。

1999年9月16日于宝安

自序

古时候有一位秀才，写文章时，总是伏案苦思，嘴里咿咿呀呀，他的妻子很不理解，说道：“唉！看你写文章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难。”这位秀才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我写文章比你生孩子难。你肚里有东西，可我肚里存货不多，写起来笔如千斤。”这位秀才道出了写文章的根本道理。“存货不多”的含义是学识水平有限，写起文章当然艰难。搞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你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包括你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各方面的知识和思维能力、文字功夫等等，特别是写一些理论性的文章、杂文、随笔，需要解剖、分析，难度就更大一些。我写文章也与那位秀才有同样的感受，觉得极难。经过多少坎坷和磨炼，才算有了某些收获。最终的结晶就是这本集子。“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集子是出来了，内心当然感到高兴，也知道它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一个母亲对呱呱坠地孩子，不论美丑，心情总是喜悦的。我的态度是只顾耕耘，不计收获。这是我对读者奉上的一颗心，也是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留下的一串足迹。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这是一位新闻界老前辈留下的两句诗。而我却是走过了四十多年的新闻生涯，几乎爬了一辈子的格子，想起来往事非梦非烟，甜酸苦辣一言难尽。五十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一个县报从事新闻工作，从此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与之“白头偕老。”初入此门，象个初生牛犊不怕虎，自知只有高中文化程度，没有大专学历，凭着自己的一股闯劲，跑基层，下农村，肯吃苦，勤写作，写了大批新闻作品，站住了脚跟。我并不满足，还多写评论，也写散文、小说，几乎成了这家

报纸言论的主笔。及后,我被调入《南方日报》担任记者,在老新闻记者的带领下,深入采访,努力写作,获得了一次提高和锻炼自己的极好机会,使自己由幼稚逐步走向成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毁了我的新闻生涯。有幸在文革后期我被调到一家市报——梅州日报社工作。“而今迈步从头越”,我珍惜这个机会,努力想闯出一条路来。我在进行采编的同时,除了写了大批的消息、通讯之外,报纸的言论(包括社论、评论和小言论)也成了我主要撰写命题。从小报到大报,从记者到编辑,从一般工作者到报社领导的环境和经历,使我能够在广阔的新闻天地里任由驰骋,有利于自己专业素质的提高。我觉得,写作报纸的言论,它明快、犀利、短小而富有战斗性,但我感到不满足而又有局限性,于是我着眼于写随笔、杂文,以及散文和小说。特别是随笔,写起来比较活泼自由,用不着板起脸孔令人生畏,又可以引用各种有趣的历史资料,夹叙夹议,深入浅出,溶思想性、趣味性、知识性于一炉;此类文章也颇受欢迎。于是,它就成了我新闻生活后期的主攻方向,近十年来我写得更多一些。当然,作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又写了不少短小的报纸言论,很想搞一本新闻评论的集子。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出版随笔集更为切要和可能。目前,我也没有精力、能力和经济条件,去考虑出版那些东西,留待以后再说吧!

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是我近二十年的作品,少数是在八十年代写的,多数则是近几年写的,在1997年我离休之后仍写了多篇。这些作品多数发表在《梅州日报》上,少数则登在省内的一些报刊上,也有一些近期的作品未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为便于阅读,此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潮头凝思”,主要是针对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出于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党风、社会风气和反腐倡廉问题,总觉得不能袖手旁观,甚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我用较多的篇幅,运用历史资料,夹叙夹议地进行

分析，期望有助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第二部分是“说古道今”，实际上这是我读文史的札记、随笔。我引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说古论今，以古为镜，从中得到教训和启示，以提高我们的认识，规范我们的行为。第三部分是“生活寓情”，主要是记述我们生活中的情趣，引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诸如种花、养鸟、读书、饮茶、喝酒，吃喝玩乐和养生长寿，文章也引古论今，以增长这方面的知识，扩展我们的生活视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素。第四部分是“微雨闲花”，主要是散文和小说及部分诗词。

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因较多地引用了有关文史的资料，特别是第二部分“说古道今”，多是史料为主写成的札记、随笔，所以，书名叫《文史拾贝》。俗语说：“深入海底，才能获得珍珠；彳亍岸边，只能拾到贝壳。”我不是专门的史学研究者，不求在史学研究上有什么建树，只是出于对文史的爱好，涉足其间，打打边鼓，无意、也不可能深入海底获取珍珠，只能在岸边徘徊彳亍，拾一些可观的贝壳而已。贝壳对于人们并不大重要，仅可以点缀生活，特别是五彩斑斓的贝壳，仍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我的这一堆“贝壳”，谈不上是五彩斑斓，只要有一些可观，我就心满意足，并欢迎批评指正。

这本集子的出版，可以说是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产物，也是我喜爱读书的结晶。我自知底子薄，读书不多，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大弱点，所以我就有意识地克服这个弱点，矢志勤奋读书。我非常赞同董桥的一段话：“身为一个编辑，在今日剧变的时代，各种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多读些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的书籍，怎么行呢！”总的说，我读书一是需要，二是喜欢，三是寻求高级享受、精神寄托。我除了读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外，却偏爱文学、历史。我专心致志地读过历史文学大师们的作品，喜读唐诗、宋词、古典小说、笔记小品，通读过《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浏览过“二十四史”中的几百篇人物传记，读通史也读断代史、编年史，读正史也读野史，还读过外国不少著名的文学作品和中国

当代作家的作品,读书过程中,边读边摘引点资料(特别是史料)。“架上有书随我读,樽中无酒任其空”,倒也逍遥自在。通过读书不断地充实自己,写文章慢慢地便得心应手。在读书过程,常常灵感触动,总想议论一番,不吐不快,一篇篇作品就此诞生。

《文史拾贝》的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梅州日报社的领导,社长丘小宏等领导同志对此书出版无微不至的关怀,多次鼓励一定要出版好,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帮助,使出版工作顺利进行;其次,要感谢梅州日报社副刊部的同志们,特别是社委、主任编辑、作家罗青山同志和陈金和等同志,不仅在报上发表了许多这本集子中的作品,而且对文章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再次,要感谢报社记者部领导黄召晖同志,感谢著名作家程贤章同志为这本书作序,感谢叶绍桂同志作了认真的校检,感谢程志远、黄火兴、谢崇德等同志,在支持出版和联系出版社、印刷厂等方面,给予了很好的帮助;一些单位和个人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对此,我将铭记在心,再一次说声谢谢!

(写于 1999 年 8 月 20 日)

目 录

春华秋实——刘庆祥文集《文史拾贝》序	程贤章(1)
自序	(1)

潮头凝思

1、浊水换清流	(1)
2、人际关系讲究和谐	(4)
3、人情辨	(7)
4、赚钱与花钱	(10)
5、有感于“老马失蹄”	(13)
6、领导的用人艺术	(16)
7、金子的埋没	(18)
8、淡泊名利	(21)
9、识破骗子伎俩	(24)
10、当官的“镜子”	(27)
11、少一点“泥伯公”好!	(30)
12、官场的吃风	(34)
13、从“隐形收入”想到的话题	(38)
14、忠言和谗言	(42)
15、别当现代南郭先生	(47)
16、拍马与做官	(50)

17、吹牛与做官	(54)
18、莫作繁华竟逐	(58)
19、《新三字经》与青少年教育	(61)
20、别宠坏了“小皇帝”	(64)
21、贤内助与“钱内助”	(67)
22、还是省点好	(70)
23、适可而止	(73)
24、认真地读点历史	(76)

说古道今

25、中国状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79)
26、文坛的狂人	(87)
27、文坛的怪人	(92)
28、竹枝词浅谈	(97)
29、从申公豹这类小人谈起	(101)
30、从司马迁著史想到写新闻	(105)
31、别忘陶朱公们的作用	(108)
32、从观霓裳舞说开去	(112)
33、可怕的诬谤	(115)
34、何如璋如何“论定”?	(118)
35、杜甫的《春望》	(121)
36、从鉴真大师想到晁衡	(124)
37、一蓑烟雨任平生	(126)
38、想起范仲淹的忧乐观	(131)
39、苏东坡与荔枝	(133)

40、李白的《清平调》三章	(136)
41、艺术的超越	(140)
42、柳如是与钱谦益	(144)
43、读史札记(7篇)	(148)
44、韩江与韩愈	(160)
45、苏东坡纵笔再遭贬	(163)

生活寓情

46、过年要有新意	(167)
47、时间·生命	(170)
48、休将白发唱黄鸡	(173)
49、生活需要幽默	(176)
50、愿您活到一百岁	(180)
51、培养读书兴趣	(183)
52、藏书有乐趣	(186)
53、买书与书价	(189)
54、我看武侠小说	(192)
55、谈“吃”和客家名菜	(195)
56、饮茶和茶文化浅谈	(198)
57、饮茶的普及和提高	(201)
58、茶馆琐谈	(204)
59、名茶名水相得益彰	(207)
60、苏轼与客家糯米酒	(209)
61、微醉足矣	(213)
62、文人的花癖	(216)

63、谈吃豆腐	(221)
64、谈禁放烟花爆竹	(224)
65、狗为何成为宠物	(227)
66、听鸟鸣是一种情趣	(230)
67、读书四题	(233)
68、大山之王——动物记趣之一	(240)
69、蛇的故事——动物记趣之二	(243)
70、大海之鱼——动物记趣之三	(247)
71、“处之泰然”浅释	(250)

微雨闲花

72、无法忘却的怀念	(253)
73、梅城新赋	(260)
74、在人民的心中树起丰碑	(265)
75、故乡三题	(270)
76、沈园情(历史小说)	(274)
77、鹅湖会(历史小说)	(284)
78、吴用下岗(故事新编)	(300)
79、“脸谱”小集	(306)
80、诗 词(42首)	(313)